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編卷四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編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

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南軒曰默而識之言不假言說默識夫理之所當然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問德之不脩曰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之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之不脩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〇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〇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〇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盛德之至不勉而中也〇黄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理與時偕行一弛一張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為之哉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〇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〇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〇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孔子自言不夢之之久明其前固嘗

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子曰

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

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〇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〇德者得之於身也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又須是執守方得〇志謂至誠懇惻念念不忘道者日用自然之理〇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退之云德足乎己無待於外說得也好〇這段先要就道上理會這是个生死路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篤意講學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若是把捉不定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至聖猶且從志學上始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定後亦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知得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預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

須是依於仁到游藝雖若非所急然亦少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志於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凡欲盡其弟至於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凡能盡其弟已有可據底地位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串都拈了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都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之意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然後藝可游此說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

等事皆吾之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理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密如此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知是否先生曰然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意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

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或問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南軒曰此聖人教人之法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欝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發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以舉一隅耳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必未能悅吾言而推類者苟遽以復之則亦於彼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南軒曰臨喪則哀食何由

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二者不容相襲○子謂顏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須得更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

得了方休方委之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當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拯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老佛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皆不可及其所

由來者遠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南軒曰夫子路自負其勇不避禍害故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為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謹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

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此乃行三軍之道也若徒以暴虎馮河為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正以於義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所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葢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葢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往問輒事不唯夫子未必荅便荅亦不能盡若一問便止亦未見分明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

倫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天淵矣○問子貢欲知衛君何故問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彼非可知○孔子論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案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爲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問蘇氏遺言之說果何據乎先生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似或有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便有甚死難也消融了何怨之有○南軒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爲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思蒯聵父也輒子也父

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葢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謂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於中乎夫子告子貢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

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顔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耳記此者列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南軒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如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

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過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

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是甚麽骨力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又敏求也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害治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讀此章因云須要看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又曰此章衆人說得玄妙似禪不如程子說穩當○南軒曰道無乎不在聖人具何隱乎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固亦皆具是理若能體之自進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豪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

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豪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為先忠信次後之説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説忠信與説未得且教他漸漸壓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説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如何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南軒曰忠信本一事然忠則實諸已信則篤諸人在學者當以為兩事而交相勉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

者皆虚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愚謂有恒
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
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
矣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
耳若善人則但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
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
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
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說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
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者雖未明乎
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
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
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
久乎曰有無虚實約泰之分柰何曰無絶無也虚則未
滿之名耳二者兼内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
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

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釋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夸大虛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恒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恒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徒豈敢望其有恒而得見之哉嘆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德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禀淳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者力勉加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以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以約而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言動無非天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由聞見而求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而益詳識焉而不已則其知豈不日新乎○愚案多見

而識之一句二先生所釋不同以文義求之則南軒似優○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問斯仁至矣云云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賓非自外而來也〇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可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矣〇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荅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〇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

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南軒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哉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歟○愚案聖人之言如元氣之運渾然無迹而春生秋殺默寓其中如對王孫賈媚竈之問荅陽貨懷寳迷邦之語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而及然優游諷詠涵浸而不已則其所以轉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計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亦與人同者至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曉其文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

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禱五祀載於禮經今子路
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之
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而非病者
之所預聞也病而預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
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
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
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
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
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
十翼可以見矣然此則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禱之為
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
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耳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
可為又必於其病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
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
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

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洞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曰正己而不求於人故坦蕩蕩循物而不反於己故長戚戚坦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

學者所宜反覆而玩味也○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程子曰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周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安不成有多少病在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强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强但覺略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湯曰日躋又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又案夫子之告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此敬也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遡聖學之淵源者其必自

顏曽始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

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南軒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為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以節之則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與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

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慎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尋

常奉事而已念慮之微有豪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朱子語○或問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己者奈何曰昔晁唐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佛老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禮為重乎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顏子沒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顔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攷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

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無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案程子曰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胡氏蓋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朱子曰明道之言簡約明白意趣深遠深得乎曾子未發之意尹氏之言溫厚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深謝氏之言發强剛毅有得於臨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

於涵養持守之則學者合是三者而用力焉無使偏廢則日用之間動靜語嘿無非妙用而曾子之意程子之言亦不外是矣○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内無誠實則其正顏色者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子亦以為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睟面盎背不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斷言之此說當矣○暴是粗戾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急之過慢是寬柔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議論有見得雖不甚差只是淺近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倍於理此是倍○曾子曰云云其要在正動出之時曰曾子工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耳○問云雖曰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

吾之常切留意者爾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程子曰此顏子之所以為大賢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於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極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氏說意蓋如此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不待言而喻矣然

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顔子之心哉○曰吴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顔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問云云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却在節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

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我雖無欺孤之心却為他人所欺即是我不能受人之託受人百里之寄我雖無竊命之心却為他人所竊亦是我不能受人之寄矣徒能守節不能了事只是枉死濟得甚事如晉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拱手端坐無所能為之人邪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雖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無才亦喚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云此三句如霍光當得否曰霍光亦當得上二句如許后事大節已奪矣譬如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聖人言語渾然溫厚曾子便恁地剛勁有孟子氣象即此語可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已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顔子弘且毅孟子毅勝弘○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須是硬脊漢方擔得○朱子曰弘須只是寛廣若只把做度量寛裕看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巳為是他人之言雖善亦不信如此微小何縁得弘須是凡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問是寛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以弘能開闊却是作用○弘是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順來也著得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善他人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

如何勝得重也○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少大大而天地之理試思量便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底人有一兩件事便著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巳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包若小著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自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發用處○曾子之學如孟子之勇不勇如何主張得住○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人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

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家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為漸漬感動於人者人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始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

人倫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知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興於詩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鼓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南軒曰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情性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可踐之規矩學禮而後有所立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

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為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

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志於穀宜不易得也○南軒曰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之成實焉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則亦難得之矣蓋學者能用其力則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苟惟鹵莽滅裂歲月悠悠望其有成則亦難矣聖人斯言所以勉學者使之自強循循不已自有所至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則又為求獲之私心矣○案二先生釋穀之義不同正宜參玩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四者更相為用而不可一闕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

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南軒曰此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

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況於自足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是自足也今日不為而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而曰為其大者是自恕也此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所由失者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

以位為樂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

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

而自為一章

〇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〇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〇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編卷四

論語集編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黄氏曰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荅問其言不勝其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汎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心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

○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此理

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謂之罕亦可矣○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所不在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

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〇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〇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〇或問

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無何也曰絕非斥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書多以無為有無之稱毋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為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必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用於物不私一身也○問云云先生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有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耳○問意必固我何以發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無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

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説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南軒曰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所以見其無之甚也至於在學者而言於是四者必用工以克去之四者亡而後天理得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若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南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

文為己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

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極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南軒曰兩端者語近而遠者未嘗不具語卑而高者未嘗不存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如何耳

○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来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為能有常而無失於齊衰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亦在是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

曰此顔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夫子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来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已身上来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盖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云云曰此是顔子當初尋討不著時節仰之然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

透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又似在前及到著力趕上又却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教我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著時事○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其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著力不得也○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著夫子不就此啟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今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一箇生熟顏子生些少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云云曰未到這裏須著力到這處自是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著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之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南軒曰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黄氏曰此章高堅前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為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以妄之於虛無不可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為難曉惟吳氏以為亦在

日用常行之間者最為切實今竊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也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也○以上三章乃孔顏傳心要指愚案胡氏之說以問仁為首不違仁次之此章又次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間

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或問云云曰胡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已以深責乎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

疾病不閒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儻至大故耳目所接有與必將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憒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蓋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此君子之所以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

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説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説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問集註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卻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這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張思叔說此是無窮程子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

○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私意計較所以做王道不

成)因云舊曾作觀瀾閣詞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塞不得滔滔地去)問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會如川流底意)問程子云自漢諸儒皆不識此義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却猶是佛老見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不做大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說話過了所以輸與他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今儒者多矣此說却是)范氏說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南軒曰此不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草木之微其生道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子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南軒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為幾矣然未進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而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含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

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乎熟之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来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

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悅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夫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

看惟不忽於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末易耳此非不忮不求者不能然也蓋人惟有已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已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為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為善矣學之無窮自不忮不求而進焉以至於聖不可知其等級固自有次第也苟終身誦之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材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

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知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知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欲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問子罕知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為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箇道理應付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憂似未是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

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明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

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〇唐
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〇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〇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〇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〇南軒曰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為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擇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之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

微之義循求之序
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第十

程子曰鄉黨形容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然如見聖人○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凡一章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所記

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入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内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但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

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亦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也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門人弟子亦必審觀而詳記之可謂善學者矣）**入公門鞠躬如**

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南軒曰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

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

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

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味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

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荅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胡氏曰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飲觴覆之於此遂絕○黄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逆禮縱欲敗德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

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

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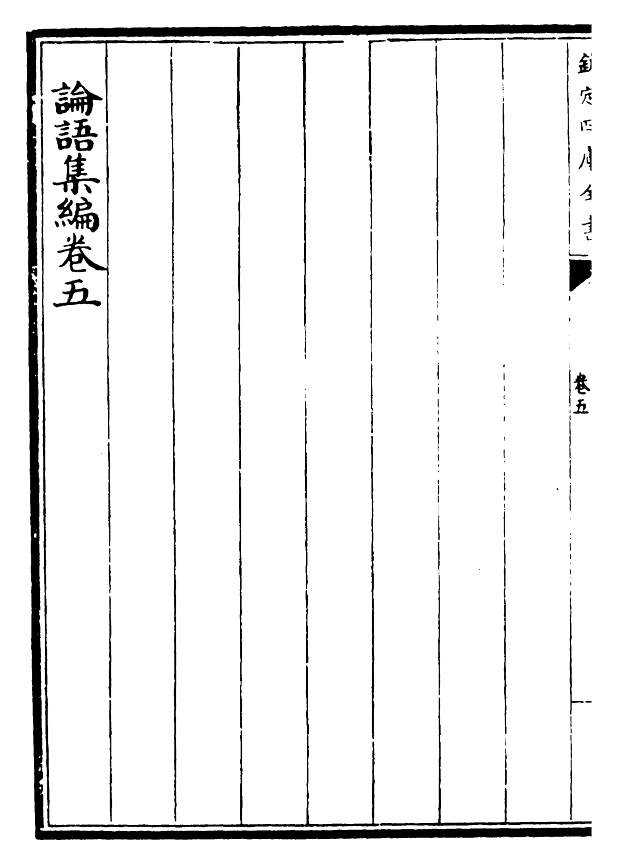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

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敬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内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顔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

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愚案賈誼賦云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覼細德之險微兮遂增繳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編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編卷七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編卷六

宋　真德秀　撰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

中也○聖人窮而在下禮樂固是從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故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戹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又曰孔子

教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云云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韓詩外傳子騫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

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以上言事難事之親曾閔以孝並稱於聖門曾子之父晳亦幾難事者也鋤瓜誤傷而撻以大杖蓋可見矣而曾子援琴而鼓唯恐傷親之心也斯其所以為孝歟然孔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言尤人子所當知也伯奇亦類此韓文公履霜操曰兒罪當笞逐兒何為蓋得伯奇之心者張子西銘曰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其指猶深為人子者不幸而事難事之親則於大舜曾閔伯奇之事可不免而師之乎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

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

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我有回門人益親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

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朱子又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自然完具無欠闕須是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分而無愧又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又曰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云云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至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又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將來自有見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或問誾誾侃侃於前篇之訓其已通乎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

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猶
外見矣前篇之訓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
於外莫掩也○紫鄉黨注引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
誾和悅而諍或問二字之訓不同說文為得何也曰太
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亦作誾誾說者
以為諍讓之意而昔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蓋以音義
求之亦宜如此說文之訓所以為得也誾誾之為中正
亦有未盡衎衎而樂自作衎不作侃也後漢書云誾誾
衎衎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爭辨剛
直為是而有此言也侃字誤作衎爾○朱張二先生誾
侃之訓不同更當詳玩○南軒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
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
有為之死之理始釋之不善也則不幾不得其死乎若
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
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以同
日而語矣○紫史記仲由傳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

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輕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之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仲由之死誠未為至當然其誤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又曰子路只見下一截不見上一截孔悝之事他知是食焉

不避其難而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當也東坡嘗論及此矣問是初仕衛時便不是否曰然○問子路之死是否曰非是輒如何主豈可仕也孔悝亦自是箇不好底人子路但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大夫是何如曰當時仕進只有此一門舍此無從可仕所以閔子寧不仕耳○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當時仕孔悝時錯了至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知有思量便不去仕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魯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便說夫子之迂云云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南軒曰貨財之

府無故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案閔子言行見於論語惟四章合而觀之凡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與曾子並稱也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質不為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

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閫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墻之外而望其升堂者不亦有閒乎聖人斯言非特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〇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或問揚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其言曰揚朱即莊周所謂揚子居皆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揚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

學之首也以為出於二子者則其孜之不詳甚矣○愚案賢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夫子蓋泛言之非指子夏而言也○南軒曰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有過收斂則未免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猶不及過與不及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言行觀之其所為過與不及亦可得而見矣○案下章求退故進之由兼人故退之朱子以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亦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削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

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為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强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使權臣愈强而公室愈不振故孔子云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為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攷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

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教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削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依違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 檀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吉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非予以我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氏曰恃寵虐民非也其二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由前則未可謂知為政之理由後則有言之化焉豈其學力之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邪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

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胡氏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攷其淵源乃自曾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南軒曰曾子之魯其為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日曾子之辭然必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説曰空為匱乏其説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益出老莊之説非聖人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 ）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説之不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

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恐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或問顏回親在不得為夫子死

者如何曰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當預行而先斷不可臨事而始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南軒曰大臣不枉道以狥人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能去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意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弒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使之聞而懼也或曰此何必由求而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

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弑君父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遽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行義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不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寵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畏敬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愚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

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於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為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責之之深也○紫范氏引學而後入政云云出左氏傳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子産之言與此章頗類故附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財臥反○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

之貌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

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程子曰古

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議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為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

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露相似他做把甚麼又引呂氏詩云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志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謝氏之說集注不取今附此○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

則固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謂此耳或曰曾晳胸中無一毫能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其説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而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之志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欲隔了自看此理意思不見曾點却超然看破這意思○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與小者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先生令門人説曾點之志門人以為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纔著一毫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不是不要著私意去安排

這道理自是天生自然私意自著不得更待誰去安排與聖人安老懷少信友朋底意思相似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云云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得見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先生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曾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踈畧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問曾點浴沂風雩氣象與顔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顔子怡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地說顔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樂○問吾與點處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看其見到處直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如何便說得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皙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點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

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推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此一段難上蔡見分曉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只去自己心性上見得箇本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如此為之而已○諸子皆有安排期必之意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然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事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欛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流上做工夫諸子底小他底大○曾點言志云云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辭氣之間明道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直指此而言之也○嚴時亨問曾點一章夫子既語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

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咨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不與彼何也嘗因是而思之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已已立然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可使治賦求可使為宰赤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才之所能辨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縱横在胷中常恐無

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得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只為他平日不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末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

所見如此不背馳否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蔡先生答歐陽希遜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若一向求曾晳見解未有不流於釋老者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體察其力之所至而言其實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者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晳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間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沂風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與萬物各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為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安少懷之意也曾晳之志若此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掩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耳○黄氏曰觀夫子逝如斯之言欲無言之意是亦歎曾點之意也又曰夫子以是與點矣獨不以是

教人何也曰夫子未嘗不以是教門人也誨之以務内語之以求仁無非使之存此心之天理也又曰晳之不免為狂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亦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其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内外交養而動静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極功點之質甚高志甚大然深厚沈潛醇實中正之意有未足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此所以不及乎顔曾也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益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

者心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

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唯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唯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案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

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繆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理之至善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求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竝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

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於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

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逐出境而已○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物欲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而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了方住○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那二分己私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問克己復禮疑要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其禮還又是一事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如坐當如尸立如齋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已

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箕踞而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生曰便是當初說得太快了明道先生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了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便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告仲弓者止於邦家顔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若莫是禮便有準則有著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以頓著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故非禮勿視說文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才克去便能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

若不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何嘗見有半體仁但克己復禮一句猶親切○問集注謂天下皆與其仁後却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謝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問程子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先生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今人須要簡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到得易處○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柰何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自過目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自過耳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處是難古人於此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動箴云云曰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益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克己復禮為仁是做得這工夫到這地位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終有病○問或問中論克己銘之非如何曰克己之克未是對人物言呂與叔遂謂已既不立物相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曰克己復禮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似自修之事未道是外面在先生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上蔡便道惟其所存者神是

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才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唯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鼻口四肢之欲或不能無害夫仁而不仁者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

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已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也克已復禮者此言克已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愚案集注以天下歸仁為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為得體用之全克之又克之一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為得聖言之本指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攷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案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集義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慾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

敬○朱子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為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唯己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馬厥躬于羹于墻仲尼子弓内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南軒曰出門云云益乎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云云恕者為仁之方也凡人有欲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己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云云○案無怨之義二先生所指不同朱説前見南軒謂人己俱無所怨其味尤長此章兼言敬恕○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為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夫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

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只看說話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如

人夢寐中語○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訒學仁者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訒（）司馬牛問君子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南軒曰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其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攖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何益哉

○司馬牛憂

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禀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為之主宰然○南軒曰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已○集義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

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程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案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盖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

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

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荅林放之問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盡非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所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至於棄禮蔑德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病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子貢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當世有是名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本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

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已之所欲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為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德辨惑修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須也○愚案欲生欲死必有所為而言所以箴子張之失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

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〇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恱而不繹者脅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〇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

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此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相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

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畔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

自修於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顔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虚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内而發乎外者也○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色取仁而行違正是指子張病痛處○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説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是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為學須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

了便不濟事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居之不疑只是粗謾將去○此章大意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吕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質與直是兩件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南軒曰聖人論達蓋為己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意則其心外馳矣色取仁者其色則有取於仁其行則違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於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庶乎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終為不仁而已矣○又曰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邦家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南軒曰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愚案范氏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注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嘆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之以仁知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視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

不可而其所以受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問云云曰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辭盡或從容諷厲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期而然於聽從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南軒曰朋友講習與夫揖以威儀莫非文也為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多矣

論語集編卷六